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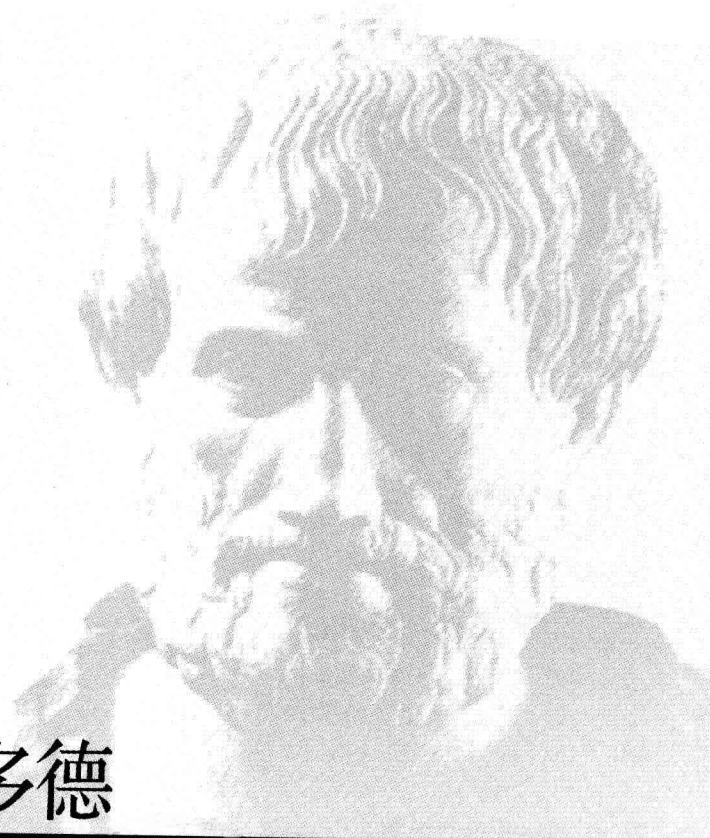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中being的结构

[美]余纪元 著 杨东东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中being的结构

[美]余纪元 著 杨东东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 being 的结构/[美] 余纪元著; 杨东东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495 - 5

I. ①亚… II. ①余…②杨… III. ①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
形而上学—研究 IV. ①B081. 1②B502. 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10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徐 申

责任校对 高 婷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5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文版序言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七卷第一章中说，“什么是‘*on*’（*being*）”这一问题是，“过去是，现在仍是，始终被提出而又始终令人困惑的问题”。此论断对于西方哲学以后的发展是谶语成真，可对中国哲学则不适用。因中国哲学传统中没有在古希腊哲学中占中心的“*being*”的问题。而20世纪初系统译介西方哲学以来，中国学界“过去是，现在仍是，始终被提出而又始终令人困惑的问题”并不直接是“什么是‘*on*’（*being*）”的问题，而是“如何翻译‘*on*’（*being*）”这一问题！*Being*应译作“是”，还是“存在”，或者是“有”？学者们至今仍争论不休。本书是讨论“*being*”的，所以在译作中文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同样的困难。

我曾写过一篇中文文章《亚里士多德论 *ON*》。^① 其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on*”（*being*）、“*ti esti*”（*what it is*）、“*ousia*”（*substance*）、“*to ti en einai*”（*essence*）构成一个核心框架。“*On*”（*being*）是回答 *ti esti*（“是什么”）的结果；“*ousia*”（出自希腊文“是”的分词现在时阴性单数第一格，与 *on* 的字根相同）是第一意义上的“*on*”，而“*to ti en einai*”又是第一意义上的“*ousia*”。而这些概念都是与“*on*”在字根上是相关联的。可我们一方面争论“*on*”应该译为“是”、“存在”或“有”，另一方面却把“*ousia*”译为“实体”或“本体”，把“*to ti en einai*”译作“本质”，把“*ontology*”（关于“*on*”的理论）译作“本体论”，这就把整个亚里士多

① 余纪元：《亚里士多德论 *ON*》，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 being 的结构

德形而上学翻译得支离破碎。所以，如何翻译“*on*”不光是这一概念的问题，而且必须顾及对它的译法和其他与之在字根上，哲学含义上都紧密相连的概念的译法。如果一种翻译不能反映出这些概念间的血缘关系，则不能说是理想的翻译，不足以帮助读者减少理解西方哲学的障碍。按照这样的观点，从 *being* 与其他概念关系的角度出发，那么“是”显然是对“*on*”(*being*)的最理想的翻译。因为它使我们可以把“*ousia*”(原初的、第一的“是”)译作“本是”，把“*to ti en einai*”(第一“本是”)译作“恒是”(因其中的过去式反映的乃是事物中恒定性的东西)。

本书的中文版提供了一个实践上述翻译理论的机会。承蒙译者杨东东博士的同意与努力，本译本按“是”，“本是”和“恒是”分别对译“*on*”(*being*)，“*ousia*”(substance)及“*to ti en einai*”(essence)。我们想尝试一下这种译法是否能使亚里士多德好懂些。如果对亚里士多德主要概念的中文译法能体现这些概念在希腊文中的字根联系，这无疑是有意义的。

当然，中文“是”无动词形式，不足以完全表现西方语言中该词的不同功能和表达方式。以“是”译“*being*”，“是”就必须当作名词来用；这要求必须改变某些中文语法。而且传统译法对不少读者仍颇具吸引力。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也做了以下折中：经常在“是”后面加上“（存在）”，在“本是”后面加上“（本体）”，在“恒是”后面加上“（本质）”。毕竟，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适当的翻译去深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本书力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建立一种新的解释。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的研究中心放在两类“是”（存在）上：“范畴之是”及“潜能与现实之是”。一直以来学者们基本上不重视这两类“是”的差别，总认为对“范畴之是”的研究包容了“潜能现实之是”。可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对它们的研究是不同的课题，而且他特意不把潜能与现实放在范畴表上。我的看法是，这两类“是”的区分其实对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范畴之是”是建立在以主谓关系为核心的语言结构上的，是反映

在主谓关系概念构架中的现实世界的结构。对它的研究构成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本质论、定义论等。与此相对照，“潜能现实之是”与以主谓关系为核心的语言结构无关，而是对动态现实的把握。对它的研究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论、原因论、目的论及不动的动者论。这两种“是”的区别贯穿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每一层次中。他在《形而上学》中心卷其实有两种关于“本是”（“本体”、“实体”）的理论：一种是把“本是”看作“范畴之是”，另一种是把它看作“潜能现实之是”。他也有两种形式质料论。按照一种理论，形式质料与潜能现实无关；而按照另一种理论，形式质料与潜能现实密不可分。

本书英文本出版以来，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学术研究领域已引起不少反响与兴趣。Charlotte Witt 在其著作《“是”的方式》的前言中提到，我对《形而上学》中心（7，8，9）卷的观点与自 W. D. Ross 以来的中心卷统一论相对立。她自己的著作就是要进一步发展第9卷的潜能现实学说与第7卷无关这一论断。^① David Hitchcock 在其发表于《形而上学评论》中的对本书的书评中说，本书的研究是“仔细的（careful），清楚的（clear），透彻的（thorough），重要的（important），及令人信服的（persuasive）”。^② Mary Louise Gill 在其对西方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的综述性评论文章中提及了本书的若干观点，并将该书及笔者发表于《牛津古代哲学研究》上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7，8，9卷中两种形式质料观》一文列入其精选书目中。^③我很高兴该书能有中文版问世，希望它能引起国内哲学同人的兴趣与讨论，并有助于我们中国人理解亚里士多德。

杨东东女士不辞辛劳，精心翻译了全书。傅永军先生对文本提出

① Charlotte Witt, *Ways of Bei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David Hitchcock, “A Review of Jiyuan Yu’s *Structure of Being in Aristotle’s Metaphysics*”,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58, 2005.

③ Mary Louise Gill, “Aristotle’s *Metaphysic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43, 2005.

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 being 的结构

了许多宝贵意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徐申先生的热情与效率使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我在此谨向这些朋友们深致谢忱。拙文《亚里士多德论 *ON*》对理解本书有所帮助，特作为附录附上。

余纪元

2011.7.12 于纽约州水牛城

致 谢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亚里士多德在“依凭自身之是（存在）”和“潜能/现实之是（存在）”之间做出的区分，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我认为，如果能够将这种区分应用到《形而上学》的核心卷次（卷七、卷八、卷九），我们就能对这些艰涩而又重要的文本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解释，对亚里士多德关于“是（存在）的科学”做出更为深入的理解。

这部著作的某些章节曾经发表在不同的英文杂志中，尽管与杂志文章相比，这些章节已经有了很大甚至是彻底的改动。第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曾经发表于《无定》（*Apeiron*）第34卷（2001）上。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发表于《牛津古代哲学研究》（*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第15卷（1997）。第四章的第三和第四节曾载于《南部哲学杂志》（*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第39卷（2007）。另外，我于1994年发表在《哲学探索》（*Philosophical Inquiry*）第十六卷的一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本书第五章的原始版本。感谢这些杂志的编辑们允许我再次使用这些材料。

非常感谢荷海·格拉切（Jorge J. E. Gracia）教授，他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阅读了本书的倒数第二稿，并且做了详细的评论。我非常庆幸能有像他这样充满热情、给予支持的同事。我同样要对肯尼斯·道特（Kenneth Dorter）表示感谢，他对本书第一稿的写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我的许多其他同事和朋友，在写作的各个阶段阅读了初稿或成为此书部分的一些论文，包括大卫·波斯托克（David Bosstock）、莱斯莉·布朗（Lesley Brown）、尼古拉斯·布宁（Nicholas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 being 的结构

Bunin)、罗杰·克里斯普 (Roger Crisp)、迈可·弗雷德 (Michael Frede)、约翰·卡恩斯 (John Kearns)、加勒斯·马修 (Gareth Matthews)、克里斯多弗·泰勒 (Christopher Taylor) 和汪子嵩先生, 谨在此感谢他们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此外, Kluwer 学术出版社的英格里德·克拉本波斯 (Ingrid Krabbenbos) 对此书的出版倾注了极大的耐心和鼓励。

作为我的研究生助手, 乔纳森·桑福德 (Jonathan Sanford)、马库斯·马伦达 (Marcus Marenda) 和马克·尼斯旺格 (Mark Niswonger), 在我写作此书的不同阶段给予了宝贵的帮助。感谢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文理学院给我的 Julian Park 基金, 在本书手稿被接受出版以后, 为它的校对工作和索引的准备工作提供了资金支持。最后, 谢谢杰诺·彼得鲁泽尔 (Gerol Petruzella) 对本书终稿给予的细致的和批评性的评论, 以及他在本书目录编纂方面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作品缩写

- APo. Analytica Posteriora 前分析篇
Apr. Analytica Priora 后分析篇
DC. De Caelo 论天
Cat. Categoriae 范畴篇
DA. De Anima 论灵魂
DI. De Interpretatione 解释篇
EE. Ethica Eudemia 欧德谟伦理学
EN. Ethica Nicomachea 尼各马可伦理学
GA. De Generatione Animalium 论动物生成
GC.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论生成和消灭
HA. Historia Animalium 动物志
MA. De Motus Animalium 论动物运动
Meta.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Meteor. Meteorologica 气象学
PA. De Partibus Animalium 论动物部分
Ph. Physica 物理学
PN. Parva Naturalia 自然诸短篇
Pol. Politica 政治学
Prt. Protrepticus 劝导篇
Rh. Rhetorica 修辞学
SE. Sophistici Elenchi 辩谬篇
Top. Topica 论题篇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 being 的结构

本文采取标准形式引用亚里士多德著作原文，具体顺序为：作品名称缩写，卷，章，贝克码，栏，行。除了特别指明的部分之外，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引文均来自《亚里士多德全集》牛津修订版（简称为“ROT 译本”）。在某一术语成为讨论的主题，而对这一术语的翻译尚无定论的情况下，我在引用和讨论的过程中都保留原文不做翻译。所有必要的希腊词汇都会被音译并给予解释。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致谢	(1)
亚里士多德作品缩写	(1)
导言	(1)
第一章 “依凭自身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	(11)
I “依凭自身之是”	(11)
II “潜能/现实之是”	(23)
III “是”的中心结构的范围	(33)
第二章 从“是”到“本是”	(37)
I “依凭自身之是”的中心联系	(38)
II 潜能/现实之是(存在)与本是	(56)
III 关于“是”(存在)的科学	(64)
第三章 形质论(hylomorphism)和它的两种进路	(73)
I 本是(本体)的构成	(76)
II 形质论的两种进路	(83)
III 《形而上学》卷七章十七:一个新起点	(93)
IV 核心卷次的重组	(106)
第四章 主体、形式和恒是	(116)
I 本是(本体)与主体	(119)
II 形式与主体	(127)
III 本是(本体)和恒是(本质)	(131)
IV 形式和恒是(本质)的同一性	(141)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 being 的结构

第五章 形式：“这一个”(<i>tode ti</i>) 和“这一类”(<i>toionde</i>)	(150)
I 第一实在和知识	(152)
II 分离性、“这一个”(<i>tode ti</i>) 和 “这一类”(<i>toionde</i>)	(157)
III “这一个”(<i>tode ti</i>)、特殊性(<i>particularity</i>) 和 个体性(<i>individuality</i>)	(163)
IV 分离性	(169)
V “这一个”(<i>tode ti</i>) 和定义	(176)
VI 作为“这一类”(<i>toionde</i>) 的形式	(183)
VII 普遍和“这一类”(<i>toionde</i>)	(193)
VIII 《形而上学》卷七的结局	(200)
第六章 本是的潜能与现实	(206)
I 运动(<i>kinēsis</i>) 和现实(<i>energeia</i>)	(207)
II 本是性生成	(215)
III 本是性活动	(224)
IV 本是性的统一	(233)
第七章 现实性和第一推动者	(238)
I 从现实形式到第一推动者	(239)
II 第一推动者和永恒性	(246)
III 第一推动者和世界的秩序	(258)
第八章 形而上学的统一性	(263)
附录 亚里士多德论 <i>ON</i>	(275)
Bibliography	(293)
Index of Passages	(307)
Name Index	(316)
Subject Index	(321)
译后记	(329)

导 言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宣称要建构一门关于“是（存在）”的科学。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将“是”（存在）划分为以下四种：

1. 偶性之是
2. 真/假之是
3. 潜能/现实之是
4. 依凭自身之是^①

“依凭自身 (*kath hautō*) 之是”也可以翻译为“自在之是”，或者“固有之是”。亚里士多德总是以不同的方式谈论这类“是（存在）”。“依凭自身之是”包含了本是（本体）^②、数量、性质、处所、时间等。这也同样是他的范畴表。在《形而上学》卷九章一 1045b28 中，亚里士多德将它们称为“是（存在）的范畴” (*hai katēgoriai tou ontos*)。在《形而上学》卷六章二 1026a36 和卷九章十 1051a33—b2 中，“依凭自身之是”被称作“相关于主谓项关系 (*ta schēmata tes kategorias*，或者‘范畴模式’) 之是”。^③

① 《形而上学》卷五章七。另参见《形而上学》卷六章二 1026a34—b2，章九卷十 1051a33—b2。

② “substance” (*ousia*) 一般译作“本体”或“实体”，在本书中，按照余纪元先生的意见，译为“本是”。关于 *ousia* 与 “on” (是) 的关系，见所附条的文章的解释。——译者注

③ 关于“是”（存在）与范畴的关系，将在第一章第一节中进行讨论。我不加区分地对“范畴之是（存在）”与“依凭自身之是（存在）”做交替使用。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 being 的结构

关于这四类“是（存在）”，亚里士多德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他在《形而上学》卷六章二与章三中对“偶性之是”做了简要的论述，并且宣称关于“偶性之是”的研究可以被去除，因为这类“是（存在）”没有确定性，无法成为知识的对象^①。对“真/假之是”，亚里士多德同样没有给予太多重视，只是在《形而上学》卷六章四和卷九章十这两个很短的文本中作了简单的讨论。对此亚里士多德的理由是：“真/假之是”依赖于思想中的结合和分离而不是事物间的结合和分离，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是’与完整意义上的事物的‘是’是不同的（因为思想依附于或分离于‘什么’、‘性质’、‘数量’或其他的范畴）。故此那些偶然的‘是’和在真/假意义上的‘是’可以被忽略掉”（卷六章四 1027b30—34）。由此，关于“是（存在）的科学”主要研究“依凭自身之是”（或“范畴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

xiv

依据我们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文本的结构，对这两类“是”的讨论占据了此书的核心卷次，即《形而上学》的卷七、卷八和卷九^②。亚里士多德本人也表明这两类“是”是这些核心卷次的主题：

我们已经讨论了那第一的、为其他的“是”的范畴所依凭的范畴——“本是”。……因为“是”以一种方式被区分为“这一物”、质和量，而以另外的方式被区分为潜能、现实和功用，让我们来讨论潜能和它的实现。（《形而上学》卷九章一，1045b28—35）

这一段落将“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从对“是”（存在）的四种划分中抽离出来，并且指出这两种类型的“是”从属于不同的研究。

《形而上学》的这些核心卷次被视作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最成熟和根本的部分，却也是公认的最困难的部分。的确，这些卷次中的每一论点都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解释，并且也引发了各种争端；对这些

① 《形而上学》卷六章二 1026b4，卷六章二 1027a20，卷六章四 1027b17。

② 许多评论家喜欢用 Z、H 和 Θ 指称这三卷。为了一致起见，我在相关的引用中修改了这些指称符号。

卷次的学术研究正是以无数争议和辩论为特征的。^①

尽管这些卷次一直是学者们细致研究的对象，但关于“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别，仍被普遍地认作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区分，而无实质意义。布伦塔诺（F. Brentano）对此区分的态度就典型地反映了人们对这一区分的普遍漠视：“它们（‘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是一样的，故关于‘是的科学’即形而上学以同样的方式来研究两者。”^②注释家通常认为《形而上学》卷七和卷八讨论“依凭自身之是”问题，而卷九则关注“潜能/现实之是”。^③然而，之所以对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做如此划分，与其说是要展示某种哲学意义，不如说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事实上，即使是对文本的这一解释性划分本身，也可以表明人们对“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间的区分是如何的不屑。我们知道，《形而上学》卷七与卷八最明显的差别就在于潜能和现实是卷八的主题，而不是卷七的主题。^④如果认真对待“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我们就会对下述观点提出怀疑，即《形而上学》卷七和卷八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依凭自身之是”，而卷九则讨论“潜能/现实之是”。

xv

① 巴恩斯（J. Barnes）如此总结这种态势：“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是极端曲折的，我们远远不清楚亚里士多德在这个论题上的最终观点——如果他的确有什么最终观点的话。”（1995，67）洛克斯（M. Loux）在他《第一本是》一书的序言部分评论说：“由于对每一个句子都至少已有十种不同的观点，我不会天真地以为自己在此所述的观点是我关于卷七和卷八的最终观点。”（1990，p. xi）

② F. Brentano, 1975, p. 27.

③ 罗斯（W. D. Ross）给出的关于四种“是”的下述评论，在评论家之中甚为流行：“在这里〔《形而上学》卷五章七〕提到的‘是’的四种含义中，*to kata sumbebēkos* [‘偶性之是’]在卷六章二和章三中有简要地述及，关于*to hos alethes* [真/假之是（存在）]的论述则是在卷六章四中；*to kata ta schēmata tēs katēgorias* [相关于主谓项关系形式的‘是’（存在）]或者说‘本是’，即第一范畴，在卷七和卷八中被讨论，而对*to dunamin kai entelecheian* [潜能/现实之是（存在）]的分析是在卷九当中。”（1924，i，p. 358）

④ 正如罗斯（W. D. Ross）所说：“对潜能和现实的表述在卷七中基本是缺席的，但却是卷八的一个重要部分。”（1924，i，p. cxxiv）在《〈形而上学〉卷八、卷九注解》中也有同样的表述：“将本是视做现实来考虑是卷八的主要标志，但却不是卷七的标志。”（M. F. Burnyeat 等编，1984，p. 3）

因而，就我所知，人们从未认为这些核心卷次包含了两个不同的独立的讨论：其一归属于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其二则属于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人们就这些核心卷次的共识性设定是，卷七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在卷八和卷九中得到了进一步解释和发展；或者说，卷八和卷九是对卷七的论证的补充或某种程度的发挥。^① 据此，人们一直认为这些核心卷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单一的论证，即这三卷在处理同一个问题。

与这类通常态度相反，我在此书中的工作，就是要探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理论中“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这一区分的重要意义。我将表明，当亚里士多德在这两类“是”之间做出了区分，并且声称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别讨论时，他是极其认真的。他的关于“是”的形而上学的核心，有着以下两个不同部分：

1. 对“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这涉及实在的基本组成部分，与主谓项关系、范畴和定义相关；

2. 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它主要探讨世界的运动、过程和功能；因为运动被定义为“如此之潜能的实现”。

这两部分研究当然是相互关联的，不过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视角和计划。亚里士多德从未将潜能和现实放置于范畴的清单中，这并非偶然。正如我将要论述的，“依凭自身之是”和“潜能/现实之是”
xvi 的区分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在以两种方式看待这个世界：静态的与动态的。事实上，在对灵魂的探讨中，亚里士多德自己极其清楚地表示他在以这两种方式研究灵魂：

首先，必须确定灵魂存在于哪一个 *summa genera*（总的种类）之中，它是什么，是“一个诸如此类的这个”，一个本是（本体），或

① 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耶格尔（W. Jaeger），他在 20 世纪早期曾经评论说，对本是的讨论“从卷七开始，延续到卷八；卷九大约就像现在这样随着卷八而来” [1948/1923, pp. 201—202]，爱尔兰（T. H. Irwin）也评论说卷八和卷九“解释了卷七当中的主要论点”（1988, p. 207）。盖尔（M. L. Gill）对此所持的观点是，在这些核心卷次中涵盖了两个发展阶段，只是后来卷七的观点被否定了。然而，她坚持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可以被作为整体而获得理解，他的系统的交叉引证能够引导我们了解他的两种处理方式之间的关系。”（1989, p. 114）